

# 文人畫最後一筆—— 溥心畬書畫特展概覽

■ 劉芳如

近代傳統派書畫大師溥心畬（1896-1963）曾在〈自述〉裡說：「一生之學在於經學，餘事為詩，其次書法，畫再次耳。」他對學生也強調：「如果你們要稱我為畫家，不如稱我為書家；如果稱我書家，不如稱我詩人；如果稱我詩人，更不如稱我學者了。」所以在他內心深處，始終是以當一名經師人師為職志。溥心畬過世後，詩人周棄子（1912-1984）在悼念文中大嘆：「溥心畬死了，文人畫的最後一筆也畫完了！」自茲爾後，「文人畫最後一筆」儼然已成為溥心畬的代名詞。本文擬由「古今連線」、「西山逸墨」、「丹青誌異」、「寶島采風」、「溥儒用印」等角度，選介特展的重點展件，援以探析他多元精彩的藝術成就。



圖1 恭王府萃錦園入口的西洋門 石釗釗攝於2021年



圖2 西山戒臺寺的臥龍松 石釗釗攝於2021年

## 舊王孫溥心畬

溥心畬是近代傳統派藝術大師，原名愛新覺羅溥儒，祖父為恭親王奕訢（1833-1898），父親為貝勒載滢（1861-1909），光緒帝（1875-1908 在位）賜名溥儒。大家所熟稔的「溥心畬」之名，其實是他的字。

北京的恭王府是溥心畬的出生地，他自幼在此讀書、習字。恭王府不但有優美的林園景致（圖1），也典藏了豐富的古代書畫。這些王府舊藏，遂成為溥心畬日後學習的最佳範本。

清帝溥儀（1906-1967）退位後，溥心畬陪伴母親隱居於馬鞍山（西山）戒臺寺（1912-1924），潛心讀書，餘事繪畫，此際開始自署「西山逸士」。戒臺寺中，保留有不少棵上千年的古松（圖2），松枝伸展，姿態萬千，也很自然地變成他作畫、吟詠的對象。

十二年後，他結束西山的隱居生活，搬回恭王府萃錦園（1924-1938）。溥心畬的堂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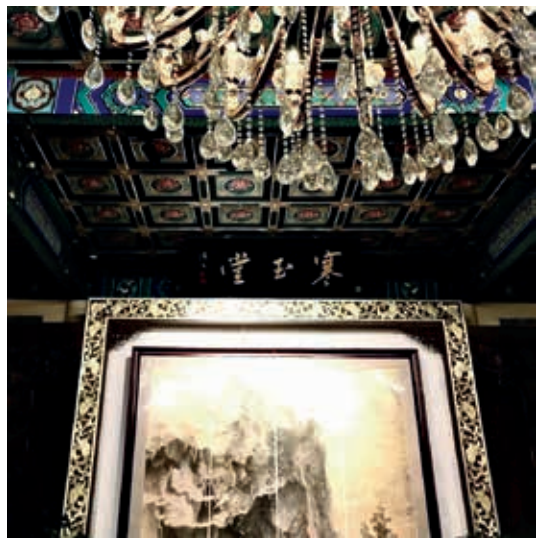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萃錦園蝠廳內的「寒玉堂」匾額，至今猶在。 石釗釗攝於2016年

「寒玉堂」，匾額迄今猶高懸於萃錦園北山後面的「蝠廳」內。（圖3）1926年，透過陳三立（1853-1937）介紹，溥心畬與張大千（1899-1983）結識，兩人惺惺相惜，相互切磋畫藝，





圖4 介壽堂位於頤和園佛香閣下方 石釗釗攝於2021年

也時有合作。藝壇遂逐漸興起「南張北溥」的說法，至今不輟。卅五歲那年（1930），溥心畬初試啼聲，在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行個展。展出以馬、夏一脈北宗風格的畫作，大異於時下習見的四王面目，贏得了高度評價，自此聲名鵲起。

對日抗戰未幾，溥心畬遷居頤和園佛香閣下的「介壽堂」（圖4），繼續從事書畫創作（1938-1946）。大陸易幟前（1949），溥心畬離開故土，取道舟山搭機來臺定居。同年10月，他應黃君璧（1898-1991）之邀，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。平時居家，也有開班授徒，門生弟子衆多。

1954年，溥心畬總結多年對於繪事的體悟，所撰寫的《寒玉堂畫論》一書，榮獲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。十數年間，他作畫、辦展、教學

不輟，明顯已攀登上藝術人生的高峰。很可惜在1963年11月，因罹患鼻癌，英年驟逝，享年僅六十八歲。

當溥心畬猶在世時，即多次舉辦個人展覽。蛻去了皇族的光環，現實環境迫使他必須得仰賴賣畫來維持生計，開畫展乃成爲營生的重要手段。寓臺的十四年間（1949-1963），除了在臺灣各地展出作品，也數度前往香港、日本、韓國、泰國舉辦畫展。

溥心畬逝世之後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透過捐贈、收購和託管等幾種方式，陸續積累了質、量俱相當可觀的溥心畬書畫作品。其中最大宗者，當屬1992年2月，故宮接受「溥心畬先生遺物託管小組」託管，收進原屬「寒玉堂」的543組件書畫文物。而在此前後，劉德豐、朱銘源、何應欽、謝宏安等先生，

也都有溥心畬作品的捐贈。加上屬於購自民間私人藏家或機構的 141 件，放眼國內公私收藏，故宮儼然已高居典藏溥心畬作品的翹楚。

近二十餘年來，故宮以此為基礎，已先後舉辦過多次專題展覽，包括 1982 年、1993 年、1995 年的「溥心畬書畫特展」、1995 年的「溥心畬繪畫淵源特展」，以及 2000 年的「舊王孫——溥心畬書畫文物特展」等。除了故宮，臺灣各地的美術館，如：臺灣省立美術館、國立歷史博物館、華岡博物館，也相繼舉辦過大型紀念展，足見國內藝壇對於溥心畬藝術的高度重視。

## 文人畫最後一筆

今年值溥心畬誕辰 125 周年，乃在 10 月 3 至 12 月 21 日間，再規劃推出「文人畫最後一筆——溥心畬書畫特展」。本展沿用周棄子的話，以「文人畫最後一筆」為名，立意即在肯定溥心畬是中國近現代畫家中，能兼治古典詩文、經學、書法，且造詣最深的一位，堪推許為文人畫家的典範。

展覽共遴選故宮舊藏、受贈，及寒玉堂託管的溥心畬相關作品，凡九十九組件，區分成五個單元，具體而微地構築溥心畬的書畫源流，以及他精采多元的藝術面向。本文擬循此架構，擇要述介各單元中的重要展件，期能有助於觀眾在欣賞翰墨之餘，也更深刻地領會作品所潛藏的底蘊。

### 一、古今連線

溥心畬是由摹古入手的傳統派畫家，他的習畫歷程，閱讀其〈自述〉，可窺得梗概：「家藏唐宋名畫……日夕臨摩……以書法用筆為之，逐漸學步。……初學四王，後知四王少含蓄，筆多偏鋒，遂學董、巨、劉松年、馬、夏，用篆籀之筆。」

事實上他的仿古作品，並不僅止於學畫之初，而是從早年持續到晚年，始終不輟。本單元選展的溥心畬畫作，都是他來臺以後所繪，為便於比較，另外還搭配院藏古畫，並列展陳。

〈松下賞月〉（圖 5）雖未指明臨仿何人，但是布局和傳為馬遠（活動於 1190-1224）的〈松間吟月〉（圖 6）非常接近。畫上方自題五言絕句一首，則是古畫上所無。他曾談到：「一幅沒有字的畫，就好像無聲電影，是索然無味的。能題詩才能夠表現作畫時的胸襟和情感。」所以即便是仿古之作，還是會添附詩詞題跋。由於題字清雅高逸，比起所臨仿的古畫，更增添了馥郁的文學氣息。

〈奚官調馬圖〉（1959）（圖 7）自題臨唐人，溥心畬身為皇族子弟，自幼接受過騎射訓練，也了解馬匹的習性。加以恭王府舊藏有韓幹（八世紀）的〈照夜白〉，透過臨寫，他深得唐畫用筆的勁健特點。〈奚官調馬圖〉中，駿馬瞪目怒視，極力想掙脫韁繩的神態，即與〈照夜白〉神似。

〈水閣清寒靜似秋〉（圖 8）是他晚年（1963）力作，上方題語云：「臨劉松年筆法」。比對劉松年（活動於 1174-1224）的畫跡，卻是未見布局、用筆雷同之作。實則此畫渺茫湖波、萬竿修竹的意境，反而更近於院藏唐寅（1470-1523）的〈震澤煙樹〉。（圖 9）溥心畬除了喜愛馬、夏系列的北宗風格，顯然明代吳門畫家的作品，也被他列為心摹手追的對象，並從中探索轉化的可能。

### 二、西山逸墨

溥心畬別號「西山逸士」，本單元命題「西山逸墨」即緣此而得。展出的繪畫，不僅題材多元，畫法亦精巖不同，運筆使轉間充滿變化，意趣橫生。



圖5 民國 溥心畬 松下賞月 寒玉堂託管



圖6 傳宋 馬遠 松間吟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寒香千古》冊（圖 10），以寫意法畫梅花在寒冬中綻放的各種姿態，筆墨奔放淋漓，令人愛賞。細讀畫上的題詩，可知溥心畬渡臺前，曾在杭州超山賞梅賦詩。本冊雖成作時間稍晚，但畫中援引昔日的詠梅詩來題識，無疑更增添作品中超脫凡俗的氣息。

〈西山草堂古松並題〉卷（1962）（圖 11），

憶寫戒臺寺六株造型古奇的千年老松，用筆極見雄強勁利，展現古松老而彌健的氣勢，墨色也乾溼、濃淡並濟，充滿了靈動的韻律感。枝葉間隙的空白處，則隨興抒發記憶中與古松相關的題記，通幅不獨洋溢著懷舊之情，更完全凸顯出溥心畬詩書畫合一的藝術風致。

〈斷岩多雨氣〉（圖 12）是溥心畬特別精





圖7 民國 溥心畬 臨唐人奚官調馬圖 1959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圖8 民國 溥心畬 水閣清寒靜似秋 1963年作 寒玉堂託管

彩的小品方幅。在半邊式的布局中，以濕墨畫危巖、高亭、雨樹，通幅側重染暈而少皴線，充分呈顯樹石蒼鬱、風氣清潤的空靈美感。此畫雖然不取細意，但在簡括形式的背後，所蘊含的淬礪功夫，只怕很多職業畫家也自嘆弗如。

本單元選展的書法，書體包含篆、隸、楷、行、草和滿文。溥心畬從四歲就開始執筆學書，

成長過程中，廣泛接觸歷代名家的書跡，臨寫既勤，故無論寫碑刻或法帖，均擁有極高的造詣。溥心畬曾自詡其書法：「一般可及清代名家，個別的字可媲美明人。」若以他精研多家之勤且深，確實足以位列當代傳統派書家的代表。

本展中有幾件特別吸睛的書跡，值得舉例介紹。〈春閨回文詩〉（圖 13）以小字端楷將



圖9 明 虞寅 震澤煙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民國 溥心畬 寒香千古 第六幅 寒玉堂託管



圖11 民國 溥心畬 西山草堂古松並題 1962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一首七言律詩，沿著圓形的軌跡書寫，無論從起首的「綾花」順讀，或是從結尾的「黃昏」逆讀，文意都完整流暢。同樣的文字，竟能反覆成誦，變成兩首全然不同的詩，令人拍案驚奇，也充分顯示溥心畬駕馭文字的超凡功力。

另外，六十五歲（1960）所寫的〈朱筆書大悲咒〉（圖14），末句記：「先妣項太夫人二十四忌日，敬刺血書大悲神呪，追遠永慕，祈薦冥福。」溥心畬的母親過世（1937）後，每逢忌日，他都會刺血調和朱砂抄經，或畫觀音像，



圖12 民國 溥心畬 斷岩多雨氣 寒玉堂託管



圖13 民國 溥心畬 春閨回文詩 寒玉堂託管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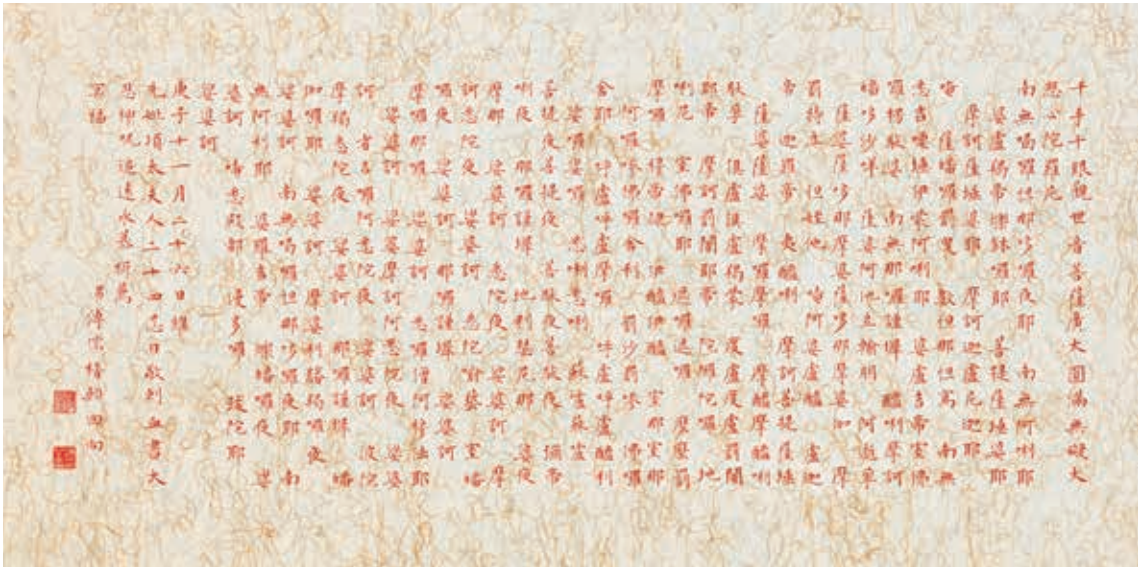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 民國 溥心畬 朱筆書大悲咒 1960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圖15 民國 溥心畬 飛白書鳳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援以回向祈求冥福。本次在「丹青誌異」單元，所展出的〈研朱觀音〉，也是同年為紀念亡母而繪。這類書畫，用筆格外恭謹，令人為他的孝心動容。

〈飛白書鳳翥〉（圖 15）是溥心畬的大字飛白書，語出晉代陸機（261-303）的〈浮雲賦〉，原意是指鸞飛鳳舞，爾後引申為比喻書法的筆勢飛動。「鳳翥」二字，雖然運筆極快，但乾溼互濟，線條於迴轉之際，極富前後交疊的空間層次感，也自然散發出流利瀟灑的風姿。

### 三、丹青誌異

鬼怪是溥心畬畫作中相當獨特的題材，他平素愛讀古典小說，也不時將故事人物繪成圖像，援以諷刺世人，不僅詼諧有趣，更寓意深刻。本次展出的小型冊頁，雖高不盈尺，但筆墨清雅，人物造型可愛，令人耳目俱新。

《西遊記》（1952）（圖 16）共十二幅，儘管構圖簡潔，但用筆極為活潑，設色亦兼揉淺絳與青綠，妍而不俗。全冊以非常自由的方式來選擇主題，畫作的前後關係，並未依照原書的章節排序。張目寒（1902-1980）就曾說他：「畫孫猴子的時候，……是他神與天合，心遊物外的時候，也是他引以為最開心的時候。」既然是想借翰



圖16 民國 溥心畬 西遊記 第10幅 1952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圖17 民國 溥心畬 鬼趣圖 第1幅 1959年作 寒玉堂託管

墨為戲，目的在自娛娛人，自然不會落入小說插圖的格套，也格外能發揮豐沛的想像力。

《鬼趣圖》（1959）全冊共八幅，均水墨畫。各幅中鬼魅的裝束、造形俱不相侔，有的赤身短裙，有的長袍曳地，有的凌空騰跳，更有的如影隨形。每幅皆筆致活潑，趣味洋溢。雖名為畫鬼趣，實際上也像是溥心畬對於晚景的自況，因此他在題記中，頗多影射自己乖舛的際遇。誠如第一幅所題：「一覺華胥夢，悠悠無所營；平生行役苦，今日御風輕。」（圖17）圖寫山間魂魄，彷彿是在比擬現實生活陷入困頓時的窘境，也更像是他對於淡泊自甘，獨享清風明月的內心期許。

《太平廣記》是宋初李昉（十世紀）等人所輯的大型類書（981），書中蒐羅從漢代到宋初的民間傳奇故事。溥心畬的《太平廣記故事》冊（圖18），共繪廿六幅。各幅除了以圖繪形，亦以小字行楷，詳細錄寫故事，充分展現文人畫「圖文相輔」的特質，亦絕不因為尺幅小，而有絲毫的疏忽草率，畫中山石、樹木、人物及動物等，皆筆墨秀雅、五官畢具，堪稱是他小品繪畫中極其精妙的傑作。

另外，可納入神祇類的畫作，尚有鍾馗、觀音、嫦娥、魁星，壽星、關公等，或色墨兼備，或硃筆白描，莫不筆致優美勁拔，形象更是林林總總，充分展現溥心畬沉潛於傳統人物





圖18 民國 溥心畬 王仁裕 太平廣記故事 第20幅 寒玉堂託管



圖19 民國 溥心畬 朱筆鍾馗 1958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圖20 民國 溥心畬 番人射鹿圖 寒玉堂託管

畫的廣度與深度。

例如〈朱筆鍾馗〉（1958）（圖19），畫鍾馗偕一鬼侍疾行，衫袖隨風飄飛，線條轉折極為爽利。鍾馗的長髯飛舞，筆筆於柔韌中展現

出力道。溥心畬的鍾馗像，常一稿數本，與此作布局相仿的圖像，亦見過用工筆設色者，本幅雖然僅以硃砂筆作畫，但卻無遑多讓，別具純淨動人的奇趣。

#### 四、寶島采風

溥心畬渡臺以後，雖然定居於臺北，但授課之餘，仍經常遊歷覽勝，或者就地擷取素材，隨手拈來。十數年間，也累積下為數可觀，與寶島風物相關的作品。

對於一位傳統根柢深厚的畫家來說，即便是寫生，並不見得要規行矩步對景模擬，事實上，他在描繪物象時，除了掌握物形、物理，依舊維持其一貫用筆挺健勁秀、設色清雅的風格。這類作品，題材涵括風景、人物、蔬果、花卉和水族。丹青之外，每多輔以題記，寫景寄意，分外凸顯出無人能及的清逸奇氣。

〈番人射鹿圖〉卷（圖 20），畫原民三人持弓藏匿於樹叢間，伺機獵捕站在山巔上的雄鹿。幅高僅 13.3 公分，但筆致精微，人物情態鮮活，賦色淺淡典雅。於傳承北宗山水畫傳統技法之外，也為原住民打獵的生活片段，註記下生動的形象。

1958 年夏天，溥心畬在海濱拾得一塊造型奇特的岩石，歸後作成〈畫海石〉軸（圖 21），上方題寫的「海石賦」，其實是他兩年前的舊作，當時他羈旅日本長達數月（1956），國內流言紛起，猜測他可能想伺機歸返大陸。溥心畬乃作成此賦，藉物喻人，表明自己清者自清的心境。從〈畫海石〉題跋末尾所書的：「余方避地海上，羈旅不歸，作海石賦以寄意。」亦能領略到這位舊王孫遠離故鄉後，胸中所積鬱的塊壘。



圖21 民國 溥心畬 畫海石 1958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

圖22 民國 溥心畬 變葉木賦 1959年作 寒玉堂託管

〈變葉木賦〉軸（1959）（圖 22），以折枝法畫亞熱帶臺灣常見的變葉木，枝樞及葉形的勾勒極盡細膩寫實，賦彩兼容黃、紅、橘、綠諸色，粲然雅麗。在他的工筆設色畫中，殊屬少見，堪稱極精之作。上方並以端整的小楷，書寫昔日所作的〈變葉木賦〉，細數此物特徵與自己觀物之後的體悟。

溥心畬對於水族亦有極深的愛好，他本身更是位美食老饕。《魚蝦》冊（1962）是他晚年作品，其中〈擁劍〉一作（圖 23），以雙鉤法描繪蝦和蟹，再賦染淡彩。雖然背景純任留白，但大蝦蜷曲的身形，與雙蟹一正一反的行



圖23 民國 溥心畬 擁劍 魚蝦冊 第2幅 1962年作 寒玉堂託管

進方向，將蝦蟹在水中活動的情態，拿捏得極為傳神。不禁讓人聯想到他大啖美食之前，想必也對盤中物做了深入的觀察吧！

### 五、溥儒用印

溥心畬縱使在詩文、書法、繪畫各方面均能稱勝時流，但篆刻還是得請託高手代勞，讓作品蔚成「詩書畫印四位一體」的綜合藝術。本次展覽，除了書畫作品之外，同時也展陳寓臺期間，常用於溥心畬作品上的自用印章，包括姓名章、字號章、堂號章和閒章。

這批替溥心畬製印的篆刻家，依據印章的邊款題記，可知有趙鶴琴（1894-1971）、臺靜農（1902-1990）、張丹農（1903-1975）、陳巨來（1904-1984）、曾紹杰（1910-1988）、王壯為（1909-1998）等多位名家。

其中刻印數較多者，首推陳巨來。溥心畬的用印裡，「玉壺」、「溥儒」四靈印、「溥儒」、「心畬」、「溥儒之印」、「心畬翰墨」、「羲皇上人」等，均出自其手。其中，四邊鑄有「四靈」形象的「溥儒」印（圖 24），據說是極受



圖24 民國 陳巨來 溥儒四靈印 1949年作 寒玉堂託管



圖25 民國 陳巨來 羲皇上人 1949年作 寒玉堂託管

收藏者喜好的一方，或許是因為其中包含了龍的形象，特別能夠彰顯畫家皇族後裔的身分，再者四靈也具備有鎮宅避邪的象徵意義吧！

溥心畬閒章的印文，大部分援引自古代經學及文學名作。例如：「無為小人儒」出自《論語》，期勉自己應見識遠大，不可只當個氣量狹小的儒生。「吾將此地巢雲松」語出李白（701-762）〈登廬山五老峰〉，蘊含有隱居出世之意。「羲皇上人」（圖25）一語，出自陶潛（365-427）〈與子儼等疏〉。意指情願自比為伏羲氏以前的古人，生活一派閒適，無憂無慮。探析這些閒章的涵義，同樣有助於理解溥心畬的遺民心態和人生寄託。

### 小結

溥心畬逝世迄今已五十八年了，對於他在近現代美術史上的定位，除了上世紀二〇年代即有的「南張北溥」美譽，將他與張大千並列為代表中國南方及北方藝壇的雙璧；後期臺灣

美術界所習稱的「渡海三家」，則是將溥心畬、張大千與黃君璧並列，分別標誌華北、華中、華南地區三位傳統派國畫的砥柱中流。三家之中，溥心畬又特別以經史、詩文造詣超絕，獨樹一格。溥心畬自己，或許不情願以畫家自居，但他能夠融洽詩、書、畫於一爐的特殊成長背景，還是在近現代美術史上，註記下不容抹滅的文人畫家地位。

故宮本次舉辦「文人畫最後一筆——溥心畬書畫特展」，選件的角度，也盡量顧全他在書法、繪畫、畫論、題畫詩、文集、紀遊、鈐印各類型的作品，雖然展出數量僅佔院藏溥作的一小部分，但觀微知著，應能全方位地概括溥心畬清逸超群的藝術成就！

本文節錄自《文人畫最後一筆——溥心畬書畫特展》圖錄專論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1，頁221-245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